



論語疑辨



四

口 12
3078
4



門 口 12
號 3078
卷 4



論語疑辨四

京師森木久明耀

子路

疑小人哉樊須也孟子所謂小人之事是也小
人謂細民非以志而言者以尊卑之分而言
者也

辨曰細民志趣側陋故謂之小人學士自任
以天下之重故謂之大人下馬者雖卑任重

道遠謂之大人有大人之事也上焉者雖尊志趣鄙陋謂之小人有小人之事也樊遲請學小人之事其志趣之卑故夫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何為不言趣之卑哉

疑如有王者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仁不易非受命而興之聖人孰能為必一世而後仁辨曰集註以善人為邦百年與王者必世為

記成功之遠近故從說文三十年為一世孟子云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鷄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仁道者王於天下之道也雖無其位仁以為己仁者亦謂之王者故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然而語其王政以文

王之治岐文王西伯而非天子明矣故久明
不從受命而興之說焉仁不易堯舜之大聖
而天子也其猶病諸何必一世哉言仁不難
乎如有王者行仁政必世世化育漸而後仁
其王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况其仁乎又歎其
無王者聖人憂世也深矣切矣以謂子適衛
章言為政之叙故以苟有用我者章次之期
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為政之效故以善人

為邦百年章次之記其成功之遠近淺深故
以有王者必世次之類年數者也言王者為
政之成功所以終言政事十三章也
疑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言固守恭敬忠二者而
不可失也
辨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如之夷狄可必棄
仁則君子不之也奚言之夷狄子曰言忠信
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無禮之夷狄尚不

棄此人而其仁行於夷狄矣

疑問其次孝弟為仁之本而其材未能用者以
次於有耻不辱者不能言行不踰矩而勉強
以必信果故曰硜硜然小人哉其硜硜然抑
亦可以必信必果為次於孝弟矣

辨曰孝弟即為仁之本本立而道生其宗族
鄉黨已稱則其材可以有耻不辱君命矣未
用也非不足也所以為有耻不辱君命也君

子以自彊不息故能成其大故孟子曰鷄鳴
而起孳孳子為善者舜之徒也又曰堯舜之知
而不徧物急先務也言語必信為其言可復
也行事必果唯恐有聞也其言行已若此所
以能孝弟也何為其小人哉故解云次猶益
也既問其次孝弟為仁之本是以不孝弟則
不能有耻不辱君命故對之以孝弟孝弟也
者不可以離也言行而莫不孝弟則以三隅

反而後自知其次而不能以二隅反復問其
 次故夫子警子貢曰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
 自以為其次矣所謂小人哉樊須也可以類
 焉如言勉強以必信果斯設之言何以哉歎
 之
 疑不可以作巫醫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貴者
 可知故巫醫為賤役
 辨曰人而不可以無恒矣賤於巫醫者猶然

何事於巫醫焉巫禱福於鬼神醫治人之疾
 病其事奇異不可言不易之事然而巫交鬼
 神者神必不享非禮醫寄人之死生死生斯
 人之天命故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奇怪之事
 况日用彝倫乎
 疑或承之羞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故承為奉
 承之承
 辨曰或者不知其何人而有所指易之為書

也陰陽消長之道六爻之中自有其人以指以從程氏之傳

疑善人教民之章為錯簡

辨曰此篇二家之所記自首章至第十二章及末二章合為一章凡十三章其一也自第十三章至子路問曰章凡十六章再有門人之所記其一也此章與子路問曰章不相類前十三章主第十章第十一章言善人之為

邦也不可得百年之久而不得百年之久則不可以勝殘去殺非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正已以正民者則不可以為邦焉故夫子曰誠哉是言也此章與第十一章文相同時人一時之言七年亦猶百年也言不可得七年之遠也子曰以不教民以下議善人教民七年之言也又應第九章曰教之言善人不能終教民七年斯不教民以其不教民戰者也與

第十章末五字其意同以合為一章為錯簡當在善人為邦章之次

憲問

疑南宮适問夫子不答以羿臯比當世之有權力者以禹稷比孔子一以憚當世一以嫌自比有德也

辨曰若憚比當世之有權力者嫌自比有德則出而后亦不可以歎也南宮适謂力不貴

邦也不可得百年之久而不得百年之久則不可以勝殘去殺非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正已以正民者則不可以為邦焉故夫子曰誠哉是言也此章與第十一章文相同時人一時之言七年亦猶百年也言不可得七年之遠也子曰以不教民以下議善人教民七年之言也又應第九章曰教之言善人不能終教民七年斯不教民以其不教民戰者也與

第十三章末五字其意同以合為一章為錯簡
當在善人為邦章之次

憲問

疑南宮适問夫子不答以羿皋比當世之有權
力者以禹稷比孔子一以憚當世一以嫌自
比有德也

辨曰若憚比當世之有權力者嫌自比有德
則出而后亦不可以歎也南宮适謂力不貴

而德可貴其義已盡故不答故适出故夫子
歎之

疑曰今之成人者此夫子因子路之所能欲使
之進於成人之域復言也

辨曰胡氏曰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
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久明以為各有
退之答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又曰由之
瑟奚為於立之門又曰由也嘒又曰由也好

勇過我又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又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夫子
每警戒子路之過勇然何特言成人進其勇
之為此篇原思之所集錄章句自有次序第
十一章上句警第十章伯氏之事是亦首章
邦無道不穀者也下句孟公綽其富魯大夫
其短才也不欲是以無驕故因第十一章下
句以孟公綽之才次之已言公綽之才故公

綽之不欲之言亦次之第二十一章上下不
相類而第二十章言能用人之才之效第二十
二章言不知人才之蔽相對以為序次故以
第二十一章為錯簡後所謂成人賢於前所
謂成人焉曰今之又曰何必其辭反似於卑
者故以後節為子路之言以第二十一章為
夫子答於子路之言合以為一章
疑其然豈其然乎聖人不敢正言人之非故微

疑曰其然文子未得為中正之士矣遂深疑曰豈其然乎

辨曰然許之辭非疑辭矣許公明賈觀文子之事既然也賈縹文子也過其實而夫子與為人之善故曰其然觀過斯知仁之意然而文子非得時措之宜者恐人之惑於許之故曰豈其文子之事盡然乎

疑如其仁民至于今受其賜列國大夫誰如管仲

仲之仁者

辨曰章中未見誰字特對未仁之問故解云若此其即仁五霸以力假仁者何事於管仲故夫子以謂比匹夫匹婦之為諒大矣

疑不能死又相之子路勇者故以不死為未仁子貢智者故意不死猶可也相讐非仁者辨曰如子貢意不死猶可何以知其可也蓋桓公子糾皆庶子也桓公之才當事子糾之

不才不當事而輔子糾以爭國為不義也其
棄子糾不死於難者守齊社稷也守社稷而
不死盍相桓公乎若子貢知不死猶可則知
相桓公亦可也何特以相桓公為非仁者乎
又旁及之辭未見以不死為可之辭子路勇
者故特以不死為未仁子貢智者故以不能
死與又相之為非仁者
疑不敢不告也上言大夫義不敢不告於君也

警君於義不行也下言吾告老之大夫義不
敢不告於在位之大夫也况在位之大夫乎
警大夫於義不行也故集註云夫子復以此
應之

辨曰春秋左氏傳記之公曰告季孫孔子辭
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
言是辭而後言非告於大夫者故以為上言
者辭告於三子之辭下言者退而告人之辭

又欲言同則意亦同又以再歎知警之深之
仁程子謂左氏所記曰此非孔子之言誠若
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
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
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
人之衆寡哉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
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若不量勝負
徒舉非行軍之道何不計魯人之衆寡哉若

不計其衆寡而以義舉則春秋之法弑君之
賊人人得而誅之孔子豈告於哀公而後發
乎以力斯義以義斯力其不義焉得舉左氏
所記亦焉得非孔子之言當時上天子不問
罪下無方伯連師故無上下可告者又胡氏
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時孔子為告老
之大夫不能行魯軍陳恒為齊強臣其勢弑
君不可以不聞也知人得而討之而先發何

以異於鄒人與楚人戰哉是不以力即非義成義即在用力矣

疑子貢曰夫子自道也孔子之聖知仁勇三者莫不備矣故曰夫子自言其德也然而謙退以謂我無能焉

辨曰其德盛者其言愈卑夫子之聖德何以有為無乎為夫子自言其德則以偽詐為謙辭者也中庸云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故

曰道導也聖人之誠知仁勇之達德自成而忠恕之道自引導莫不行矣子貢所謂自道也君子道者夫子自道也與中庸正相應疑其次非言其人之優劣也言時之所遇有大小遲速

辨曰舉辟之由次第其大小遲速也孔子辟衛靈公於問陳辟魯君於女樂膳肉豈好辟乎不得已也賢者辟世其次辟地亦豈徒辟

之乎如問陳女樂膳肉有當辟之由與然則其辟世辟地者必由於辟色辟言也其辟色辟言者或辟世焉或辟地焉何次第之乎以知賢者隱中尚不忘天下而待有道之世者也辟地棄其邦而適他邦終忘其邦而不顧者也辟色察禮貌之當否而惡其不當以辟者也惟非觀過知仁者矣辟言聞不當到之言語而辟者也比辟色者則急迫此以下三

者非賢者明矣

疑作者七人矣闕七人之姓名不可必求其人焉

辨曰作與前章辟異矣辟者擇地擇時擇君而有待也易云君子見幾而作作而後辟作在辟之先而於其作也果無可為之時可處之地可事之人遠去而不復出也此篇原思之所記原思為之宰故言夫子之德詳矣其

言言交與者
章自有序次第二十八章以下將終篇以結
首章之意者也其第二十八章耻邦無道穀
者也第三十九章耻邦無道穀而忘天下者
也第四十章以下證其七人第四十二章以
下思邦有道穀也然而第四十第四十一章
或曰晨門或曰荷蕢而過者其奮然決去無
意人世者而不可記其姓名也上第三篇云
儀封人下第八篇云楚狂長沮桀溺丈人以

杖荷蓑之屬凡七人斯其數與作者數合久
明以爲儀封人楚狂接輿歌長沮桀溺子路
從而後四章本在此篇第四十一章之下編
論語者采而輯錄於上論第三篇下論第八
篇之中故脫於此篇而不記者也與遺子路
宿於石門子擊磬於衛一章於此篇蓋存徵
夫子曰作者者也其上論第三篇下論第八
篇編論語者之交輯而成篇者也故上論之

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下論之書成於曾子之門人有交輯而成篇者有以一人所記叙於篇者明矣

疑宿於石門石門地名春秋隱公三年冬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辨曰山東兗州府之石門者石相向可通行其間似門故名石門晨門何以閉啓哉故以石門為道路之關門之名

疑衛靈公

疑衛靈公問陳明日遂行適陳此一時之事以為一章又上一節言夫子去國在陳絕糧以下言夫子守窮而不去

辨曰其為一時之事者唯證史記而無當正證者偶註疏以明日遂行四字置在陳上而附於下章故為一時之事與註疏以明日遂行附於下章者非也然而別為二章雖一時

之事而記之其意自相別當別以為一章何
證不正者以為一章乎上章辨俎豆軍旅之
事遂行使靈公知其所當問耻其所不當問
而改其過此記聖人之出處下章言君子義
以為質小人喻於利之效以示君子有窮也
故分別為二章上章言夫子去國下章言守
窮而不去此記者次序章之微意
疑在陳絕糧以下別以為一章則與子在齊聞

韶子在陳曰異在字上脫子字者乎

辨曰唯記佛肸召以中年畔之事在子路之
言矣唯記魯人為長府改作之事在閔子騫
之言矣此唯在陳絕糧之言夫子窮之事在
後節矣

疑君子固窮答子路亦有乎之問故以固為固
有

辨曰困窮是人之所惡也君子不以其道得

之不去而固守其困窮者所惡有甚於死而
不得已也君子豈固有其窮乎又與小人無
義故窮斯濫矣相反

疑由知德者鮮矣非固有德於躬者不能知其
意味之實子路前夫子在陳絕糧之時愠見
故呼子路以告之

辨曰子路勇者又恭敬夫子也厚矣夫子路
之愠見側隱於夫子之勞苦而果於擴充之

者也豈其以不知德絕之乎知德之爲美而
不好之者有自棄是也子路以政事稱豈不
若自棄者乎雖非德行以知之者奚以不知
之者呼告之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
何故以爲德者夫子自言歎道不行無用我
者也

疑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大夫尊以
出命令其資質見於行事故曰賢士卑以承

命令其資質見於脩身故曰仁
 辨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夫學者取
 友也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與不善人居
 如入鮑魚之肆不可以不慎也奚取大夫以
 不如其士者取士以勝其大夫者也賢斯為
 仁之資非為仁者焉得賢仁斯賢者行之功
 非賢者躬行焉得仁大夫言賢士言仁者互
 文也

疑問為邦此問治天下之道然而顏子鄙夫不
 可問故謙曰為邦以夫子所答顏子王佐之
 才知之

辨曰顏子亞聖之德何以自為王佐之才此
 亦問為邦之道而已學問治國平天下學者
 之任何忌問治天下之道而假為邦之言以
 問治天下乎夫子亦何聞問為邦之言以知
 問治天下而答之乎其夫子答顏子六事斯

平天下治國之道盡矣不啻言治天下之道
寔能為邦

疑樂則韶舞樂感化人心之事不覺神遊其間
慨然有躋世於唐虞之意故曰則
辨曰服堯舜之服誦堯舜之言行堯舜之行
是堯舜而已矣何止樂時輟冕猶然獨夫子
善折衷群聖竊比於我老彭之意所以賢於
堯舜遠也又王者功成作樂以舜之韶舞不

可為萬世一樂故解云則法也

疑無遠慮必有近憂遠近以地言故不言久近
而言遠近

辨曰蘇氏以地言而未以時言叙章自有次
第此章所以前章放鄭聲遠佞人也是故以
來世之遠旦夕之近言地之遠近亦在其中
矣

疑子曰躬自厚之章反求諸身之事忠恕也當

在此篇者也

辨曰自第十三章至第十七章言所以道不行也特第十五章與前後不相類微子篇第二章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久明以為此章蓋微子篇之脫簡柳下惠所謂何必去父母之邦之斷故解云錯簡當在微子篇第二章之下前章言柳下惠之事故誤出於此與

疑如^{五五}之何如之何孰思量而審處行之辭

辨曰如^{五五}之何疑辭又加曰字是以知為疑問

之辭焉未至言其行也不憤悻以問則雖聖

人亦不可知焉故曰吾未如^{五五}之何也已矣

疑難矣哉言其人入德難

辨曰哉歎辭論其人不德未至於難矣哉之

歎乎故解云道行難矣哉人不德亦在其中

矣

疑君子哉言是即君子之道也

辨曰哉歎辭既言君子則不待君子哉二字而為君子之道也知之故解云歎稱君子哉者稱義之至重也故夫子又曰義以為上又曰義之與比

疑巧言亂德小不忍亂大謀人有羞惡之心固不可為巧言而忍而巧言斯亂已德也不啻自亂其德使人能亂其大謀

辨曰巧言學者所不可為也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何為忍不忍之辨哉巧言人之所易信用以不察其善惡者多矣故記者以衆惡之必察焉章次之以為巧言指他巧言德大謀指已德大謀君子為已之學不可論他大謀焉

疑動之以禮禮制度文節辨上下以定民志

也

辨曰莊威儀之嚴重也在制度文節之後矣
上制度文節正而其威儀嚴重則民畏服其
威而未心服焉嚴重可以威而不可以感化
故感動之以禮讓禮讓斯不慢下民也所以
使民感化之也

疑與師言之道與與師言之是一句道與又是

一句

辨曰見孔子更答曰相師之道也子張問亦
為一句見之與其文自相應

季氏

疑求無乃爾是過與夫子錯子路獨責冉有者
冉有嘗為季氏聚斂尤用事也

辨曰章中未見為季氏聚斂然焉記冉有曰
者二記孔子曰求者三特記季路見於首者
一以知雖二子並來而問冉有以言夫子以

呼ト又冉有曰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故夫子答之曰今由與求也

疑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折而不能守也邦分崩離折謂三桓四分魯國季氏之家臣陽虎公山不狃叛故知遠人謂顓臾辨曰前曰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又後曰謀動干戈於邦內是顓臾而非遠者焉邦域之中即邦內故知邦分崩離折謀動干

戈於邦內之弊既知之故亦知遠人謂淮夷蠢動狄伐我及諸侯之邦為魯國之患者也疑齊景公有馬千駟朱氏曰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辨曰固此書後十篇有闕誤多錯簡程氏所謂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當在此章之首是學詩以言之方六義之賦也此篇陳子禽之所記

皆稱孔子曰且三友三樂三愆三戒三畏三
學九思等條例論語中未有若是其密者也
首一章最長且詳矣此以下一篇之主復以
終一篇當詳且密者與曰不學詩無以言蓋
記學詩之方於章首者也以合於後
疑邦君之妻之章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
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
致也

辨曰苟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致也
制度品節然後使人心能堅定而無疑惑故
學禮然後可得立故記禮之一事於後焉
其學詩在於前故以記於章首其學禮在於
後故以記於章末是故此篇末三章合以為
一章凡十一章

一章八十二章
 然始以時於章末是始也
 其章皆本於前如以時於章首其章即本於
 學書於始可歸於立始時數之一章於始
 歸其始即於始也人心強弱或強或弱或
 弱曰時或強或弱之始未之嘗言其不可始也

夕者乃



